

歪教书

传统相声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77

歪教书 传统相声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9.625 插页2 字数190千
1980年10月第一版 198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4,000 册

书号：10118·363

定价：0.73 元

前 言

相声这种曲艺形式，于清末咸丰年间兴起，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。最初流传在京、津一带。由于以讽刺幽默见长，为广大劳动群众喜闻乐见。抗战期间，随着相声艺人的流动，已传到全国一些较大的城市，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民间艺术。解放以后，在党的“百花齐放”、“推陈出新”文艺方针的指引下，不仅一些传统段子得到加工整理，而且创作了不少新段子；在表现艺术上也有了发展，过去以讽刺幽默为主，现在更有了歌颂的段子。

相声的表现形式可分为“单口”、“对口”、“三人”三种。在表现手法上它们有各自的特点，下面作一点简单的介绍。

甲、单口相声，又叫“单活”。这类相声段子，是由一个演员表演，一般说，内容主要是民间笑话或民间故事。如象这本集子中的《贾行家》、《飞笔点太原》等。凡是单口相声段子，除了垫话外，都有一个较完整的故事。表演这类段子时，演员有时以表演者叙述，有时又以剧中人物出现，有些象“评话”，不同的是，单口相声必须具有相声的结构。最后结尾，必须要有“包袱”底。

乙、对口相声。是由两人表演。从观众向台上看，左边的叫逗眼(甲)，右边的叫捧眼(乙)。甲是中心人物，乙是辅

助角色。逗眼是事件叙述者或是剧中人。捧眼起“垫砖”、“搭桥”、“接腿”、“平肩膀”、“腻缝”、“翻包袱”，替观众代言的作用。有时甚至也进入角色，成了剧中人，决不是可有可无。根据甲、乙两人在对口相声段子中所负的责任，又可分为“一头沉”、“子母眼”、“贯口”三种不同类型。

一头沉。这类段子是从单口相声发展来的，故事性比较强。它的表演特点是：逗眼的分量重，捧眼的分量轻。如本集中的《庸医》。

子母眼。这类段子的表演特点是：逗眼和捧眼两人的对话分量差不多。有时捧眼的话甚至超过逗眼的话。如本集中的《大相面》。

贯口。这类段子的表演特点是：主要表演者是逗眼，他要在一段相声中一口气说上几分钟。“贯”的意思就是一气贯通。如本集中的《南征梦》。

丙、三人相声，又叫“群活”。是由三个人表演。三人中甲是逗眼，乙是捧眼，丙叫腻缝。这类段子因为由几个演员演出，有些象讽刺喜剧。如本集中的《训徒》。

过去相声艺人有句行话，叫“‘活’是银，垫话是金”。可见垫话在一段相声里的位置。所谓垫话，就是垫在“正活”（相声主体）前面的对话。也可以说是相声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有的垫话，本身就是一段短小的相声，结构严密，主题明确。如本集中的《下驴》。

一般来说，垫话有两种：一种是灵活运用的，可以加在这段相声之前，也可以加在那段之前；只要内容和正活有一

丝半缕联系就可。如本集中的《伍子胥卖宝剑》，既可加在正活《空城计》之前，又可加在《王宝钏》之前。因为两个段子都是讲的戏经。另一种垫话只能固定用在某一段正活之前。如本集中的垫话《对对子》就只能用在《八扇屏》这个段子之前，因为其它段子的内容，没有一段和它有关联。

我们这本《传统相声集》中的大部分段子是根据叶利中同志的老师、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张寿臣老先生传授的传统段子整理的。解放前，张有一个艺衔，号称“相声大王”，对相声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。他不仅整理过许多传统段子，把“臭活”变成“净活”，创作了大量垫话，丰富了传统相声的内容；而且还创作过讽刺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新段子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。叶利中同志是张寿臣先生晚年收的门徒，有一定的文化，因此记得的传统段子比较多，加之能吸取、融合其他相声演员的长处，使有的段子更趋完整。

我们整理这本集子的目的：一来是为了给业余相声表演者提供演唱材料；二来为了给相声写作者、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、研究资料，使大家了解传统相声不同类型的表现手法。

我们整理的方针是：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。在内容上只要没有明显的毒素，均尽量保留。对表现上有特色，但内容不太健康的，就把角度加以改变，如本集中的《上饭馆》，原名《女招待》，不仅内容黄色，而且诬辱妇女。我们改成讽刺批判旧社会只重衣冠不重人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，和鞭挞地痞流氓仗势欺人的恶霸行为。又如本集中的三人相声《训

徒》，原来很多对话都是在“爸爸”、“儿子”的称呼上相互讨便宜，我们把它净化了。

最后，希望广大读者、相声演员和研究曲艺的专家们多提意见——特别是有关整理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。

张继楼

1980年3月于重庆

目 次

前 言.....	1
----------	---

对 口

秦琼战关公.....	1
财 迷.....	15
新鲜买卖.....	30
南征梦.....	48
卖春联.....	68
天文学.....	80
挂 票.....	90
大相面.....	106

三 人

训 徒.....	121
----------	-----

单 口

酒 迷.....	138
飞笔点太原.....	149
贾行家.....	160
五人义.....	172
庸 医.....	187
歪教书.....	198
上饭馆.....	215

当行论	230
附 录：垫话和小段	
下 驴	245
伍子胥卖宝剑	247
“善人”	250
两头忙	252
四书五斤	252
刮过去啦	235
褒贬是买主，喝采是闲人	255
批别字	257
馋 病	259
卖稀饭	260
猜 字	263
请 客	265
马屁精	267
难诸葛	269
十 聋	272
解 字	273
白 吃	276
抬 杠	281
劝 架	284
寿比南山	287
张宗昌讲演	290
哭当票	293
批京戏	297
摇铃的	299

秦琼战关公

- 乙 我们给您表演一段相声。
- 甲 呕！您也是说相声的？
- 乙 对啦！
- 甲 不容易呀！
- 乙 怎么说相声还不容易呀？
- 甲 得有三个基本条件。
- 乙 喂！
- 甲 第一得口齿伶俐，第二得脑子聪明，第三得念过几天书。
- 乙 也就是个记问之学。
- 甲 您别小看这行。
- 乙 我没小看这行呀！
- 甲 好汉子不干，赖汉子干不了。
- 乙 什么叫好汉子不干呀？
- 甲 大学毕业，外国留洋，他愿意说相声嘛？
- 乙 没听说过。留洋回国说相声呀！
- 甲 可赖汉子又干不了。傻子、神经病，叫他们说相声？
- 乙 喂……是干不了。
- 甲 也就是象我们这些人，外表一个一个都跟精灵鬼似的，其实都没念过什么书，才学这行哪！

乙 这倒是实话。

甲 要不怎么说相声人材难找呢！您看全国说相声的比那行人都少。

乙 嗯！是不够用的。

甲 再说，解放前但分家里有碗饭吃，也不让自己孩子学这行。

乙 对！

甲 头一样是不知道是不是材料。再说赚不了多少钱是小，最主要的是受气呀！

乙 噫！

甲 您看旧社会，那些官僚、地主、军阀、政客给我们起的这个名儿就受不了。

乙 管我们叫什么呀？

甲 有的管我们叫骂大会的，有的管我们叫扯坝子的，有的管我们叫臭说相声的。最有一种人说话气人！

乙 怎么气人？

甲 他管我们叫玩艺。我们挺大的人楞叫玩艺儿，一百多斤的玩意儿，他们怎么玩呀？

乙 没法玩。

甲 他们家要有个喜庆寿事，叫个堂会，“去，给我叫班玩意来！”

乙 不象话。

甲 我们这些玩意就都得去！到那儿得小心的说。忌字呀，老爷的官讳呀，都得留点神。万一不注意，甬说说错了

一句话，就算说错了一个字，挨顿臭骂，不给钱是小，说不定就得关您仨月。

乙 什么罪呀？

甲 什么罪呀！他们听着不舒坦，这就是罪。

乙 真是蛮不讲理。

甲 他们要是讲理，就不喊他们叫军阀官僚啦！就拿山东督办，狗肉将军张宗昌来说吧，他一辈子坏事就作尽作绝啦！

乙 呕！

甲 张宗昌老粗出身，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一身地痞流氓的习气。他愣能在几年的功夫，从勤务兵爬到山东督办。

乙 是啊！旧社会做人越是无恶不作越有办法。

甲 他当兵的时候，一个月领一块钱的饷；可是他比谁穿的都好，吃的都舒坦。吃、喝、嫖、赌、抽，全来。

乙 钱来得容易嘛！

甲 有一回，张宗昌在赌钱，把钱都输光啦！还想捞梢呀，可没钱啦！当时借也没处去借“他娘的！”一打脑袋，“噎！”他想出个主意来啦！

乙 什么主意呀？

甲 当当。

乙 呕！当条裤子，当件汗褂？

甲 当宝贝。

乙 嘿！宝贝？指不定又是哪讹来抢来的。

甲 这您可别冤枉好人。一不是讹的，二不是抢的。倒的确

- 是他们屋里头的。
- 乙 嘿！他们家里还有宝贝。
- 甲 这宝贝您家也有，不过您犯不着卖它，当它。
- 乙 是呀？
- 甲 他用个小木盒子装着，外边把锁一锁，抱着进当铺啦！“当这个。”站柜的过来啦！一看：四四方方的一个小木头盒子，外边上着锁，看这样子准是值钱的东西。
- 乙 对！宝贝嘛！
- 甲 自己不敢看，怕看走了眼，赶紧把头柜请过来啦！
- 乙 头柜眼力好，识货。
- 甲 头柜过来啦！戴上花镜，看了看小木头盒上着锁，当时就说啦：“您拿钥匙把锁打开我们看看，再跟您说价。”“这是我的传家之宝。传了几辈人啦，钥匙早丢啦！就别看啦！”
- 乙 啊？别看。不看怎么说价呀？
- 甲 “这不行，您哪！不看！我们怎么说价呀？”“我就当两百块，少当少赎，少花利钱。论值可就多啦！”“我们怎么喊当票呀？”“你喊宝贝就是啦！”“宝贝？宝贝也不一样呀！是猫眼，是璧玺，是金刚钻？”“那些玩意算什么！我这是金的，活宝。”“金的？金的我们也得过个戥子呀！有多重呀？”“过戥子，那到中。要是跑啦你得赔。”
- 乙 吆！当的东西还会跑呀！
- 甲 头柜一想：“哪儿会有会跑的宝贝呀！”“好您哪！跑了我不负责赔您，您打开我看看。”

乙 他是真想作这笔买卖。

甲 什么话呢！越多当钱，他越高兴呀！多收利钱呀！

乙 （微笑）嗯！

甲 “你打吧！把锁砸了就是啦！”头柜也真听话，找了把钳子一拧，“格！”锁开啦。把盖一揭，只见“刷”的一道金光，真有二寸多长，浑身金晃晃的，往外就跑。头柜吓了一跳：“要跑！”

乙 啊？跑！

甲 头柜赶紧用手就抓，没抓住，“吱儿”一声，给头柜来了一口，找个洞就钻进去啦！

乙 嘿！真是活宝，还咬人哪！

甲 头柜手也破啦，眼也直啦，活宝也不见啦，可麻烦啦！张宗昌这下得了理啦：“他娘的，我早就说啦，活宝嘛！跑了吧？你可说了你负责，赔吧！”

乙 吆！这个乱子闯的可不小。

甲 头柜一看事闹大啦，赶紧请老掌柜的吧！

乙 嗯！

甲 把老掌柜的请来啦！俩人一商量，没办法，赔吧！人家先说清楚啦，活宝！金的。头柜也看见是金晃晃的呀！没错。“老总，我们疏忽，我们认赔两百块。”“两百块？那是当，有钱我还赎哪！要是卖，那两百块连条尾巴都买不到。”

乙 要多少？

甲 “一千五。”

乙 啊？

甲 连老掌柜的带头柜，好说歹说的，给了六百块才算了事。

乙 这回张宗昌可赔了本啦！

甲 赔本啦？满是赚的。

乙 不是卖要卖一千五吗？

甲 两毛也没人要。

乙 活宝，金的？

甲 什么活宝呀？耗子！要不怎说您家里也有哪！

乙 啊！耗子？那怎么金晃晃的呀？

甲 那还不容易呀！找个耗子，花两毛钱，买一钱卖大力丸滚衣子用的那种浮金。弄点胶水，把浮金一搅，往耗子身上一刷，金活宝嘛！

乙 呕！耗子就讹六百块呀！

甲 他这还算有良心的哪！

乙 要没良心呢？

甲 要是他给换个猫呀……

乙 呃……那当铺就归他啦！

甲 张宗昌爬上了山东督办以后，那就更不讲理啦！

乙 当然啦！

甲 想什么，霸什么；要什么，占什么。这下他嫌讹诈都麻烦啦！

乙 是呀！

甲 不但他不讲理，他一家子都跟着作威作福。

乙 呕！

甲 有回给他爸爸做寿，七十岁。

乙 整寿。

甲 把北京、上海戏曲界的名角都给叫去啦！

乙 听听，给叫去啦！

甲 旦角行的有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、徐碧云、筱翠花。老生行的有余叔岩、马连良、高庆奎、谭富英、时慧宝。武生行的有杨小楼、孙毓坤、李吉瑞、尚和玉、小达子。花脸行的有金少山、郝寿臣、侯喜瑞。小花脸有肖长华、马富禄、慈瑞泉。连上海的盖五爷、周信芳全去啦！

乙 嘿！全是名角。

甲 唱三天堂会戏，不卖票，凭请帖入场。

乙 呕！

甲 可巧那年我正在济南说相声呐。我听到这个信，这么好的戏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不能不听呀！

乙 那是呀！

甲 我把当天的买卖都搁下啦！

乙 为听戏连相声都不说啦！

甲 我到了张宗昌公馆门口呀！往里就走。

乙 楞闯。

甲 四个马弁把我拦住啦！

乙 没法不拦住。

甲 “干啥的？”我说：“哈哈！说相声的。”“你想干啥？”“我想听戏。”“请帖呢？”我一摸口袋：“请帖没有，我有张当

票。”

乙 当票管什么用!

甲 “走!”

乙 得! 进不去啦吧!

甲 前台进不去走后台。

乙 对啦! 后台好混。

甲 那天后台也紧, 也有两马弁把门。

乙 后台也进不去!

甲 里边都打闹台啦! “崩都噜, 吭采, 吭采……”……吆!
急的我直出汗。

乙 至于吗?

甲 我正在没咒念哪! 这么个时候来辆小汽车。从汽车上下来仨人, 头一个下来的提着个靴包; 第二个下来的抱着个画脸盒子, 扛着把子; 第三个下来的足有七尺多高, 穿着绸缎大褂, 我一看认识。

乙 谁呀?

甲 金少山, 金三爷。

乙 呕! 您认识金少山?

甲 我认识他, 他可不认识我。

乙 那有什么用呀!

甲 我一叫三大爷! 金少山不认识我他也得认识。

乙 怎么?

甲 我尊称他一辈呀!

乙 好嘛!

- 甲 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恕我眼花，您贵姓？”“您把我忘啦！咱们爷俩不是在北京见过面吗？”
- 乙 您跟金少山在北京哪儿见过面呀？
- 甲 不就在西单牌楼长安大戏院嘛！
- 乙 呕！在后台见过面？
- 甲 不！他在台上，我在台下。
- 乙 啊？看戏见面呀！
- 甲 我冲着第一个下来的人说：“来来来，大哥，您一人拿两样多累的慌！来，我帮您拿一样。”
- 乙 哎哎哎，您管这个干什么呀？
- 甲 您不懂不是！我扛着把子，跟金少山到门口，两马弁一看我，我一指把子：“嗯！”
- 乙 瞧这份德行！
- 甲 我进去啦！
- 乙 呕！混进去啦！
- 甲 到了后台，我把把子交给金少山跟包的，赶紧往下场门就跑！扒着台帘一看呀：嘿！就这头出戏就没地看去。
- 乙 什么戏呀？
- 甲 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古城会斩蔡阳。
- 乙 好戏。
- 甲 小达子唱的关羽，钱金福唱的蔡阳，侯喜瑞唱的张飞喷呐腔，足够一字调，连唱带打，真叫好！
- 乙 本来嘛！
- 甲 台底下这个叫好啊！